

吕祖全传五

<p> 武昌卖墨 洞宾游武昌，诡为货墨客。墨一笏，仅寸馀，而价钱三千。墨不售。众咸笑侮。有鼓力王某曰：“墨小而价高，得无有意耶？”自以钱三千求一笏。且与客剧饮，醉归昏睡。午夜，俄有叩户者，乃客以钱还之，辞去。比晓，视墨，乃紫磨金一笏。上有吕字。遍寻客，已不复见。

武昌鬻梳 洞宾游武昌天心桥，诡姓名，鬻敝木梳，索价千钱，连日不售。俄有老媪行乞，年八十馀，龙钟伛偻，秃发如雪。吕祖曰：“世人循目前袭。常见吾高价货敝秽物，岂无意，而千万人咸无超卓之见，尚可与语道耶！”乃以梳为媪理发，随梳随长，发黑委地，形容变少。众始神之，争以求梳。吕祖笑曰：“见之不识，识之不见。”乃投梳桥下。化为苍龙飞去。

水化成酒 马善，东都人。熙宁初，举进士不第，学道。一日，与一侯道人行汴水。见一羽士，青巾布袍，体秀骨异，目如明水，面无尘土。马召啜茶，且饮食之。侯性素嗔，叱之。羽士曰：“吾有不死法。”侯诘之。羽士曰：“汝有何法？”曰：“飞符招召鬼，点石化金，归钱返璧。”羽士曰：“子所为，皆非。”侯曰：“子何能？”曰：“吾能壮吾气，清吾神。”侯曰：“何谓壮吾气？”羽士曰：“但试观之。”乃吐气射酒肆，去烛数十丈而烛立灭；复吐气吹侯面，若惊风大发，凛凛不可支。二人起谢曰：“先生非凡人也。幸见教。”羽士曰：“学仙须立功行。功即勤，苦，行即济人利物。”侯曰：“平生以药济人，非功行乎？”羽士曰：“予杀物命以救人命，是杀彼以生此也。不若止用符水愈疾，自佳。”语及曙，羽士别去，曰：“吾将返湘水之滨矣，与子酌别于柳阴下。”以百金，令侯市酒。适无酒，羽士以瓶一只，命侯取汴水一瓶，以药一丸投之。立成美酒。三人共饮大醉，羽士留诗一章曰：“三口共一室，室畔水遍清。生来走天下，即是姓兼名。”既别，二人思之，乃洞宾也。

纸中方窍 监文思院赵应道，病瘵疴，几委顿，泣别亲旧曰：“吾死矣。夫闺阁中之物皆舍得，独鹤发老亲无托，奈何？”语未竟，俄有道人扣门语赵曰：“病不难愈也。”取纸二幅，各掐其中为二方窍，径可二尺许。以授赵曰

：“俟夜，烧一幅灭之，调乳香汤涂疮上，留一幅以待后人。”言讫，道人不复见矣。始悟两方窍乃吕字也。石上方窍 梓潼娄道明家富，善玄素术。尝蓄少女十人，才有孕即遗去，复置新者。常不减十人之数，昼夜送御无休息。而神清体健，面若桃红，或经日不食。年九十有七，止如三十许人。尤好夸诞大言，对客会饮，或言玄女送酒，或言送果，或言彭祖、容成辈遗书，自以为真仙也。一日，洞宾诡为乞人登门。娄不识之，叱使去。洞宾以两足踏石上，遽成两方窍，深可三寸。娄始惊异，延置坐右，曰：“子非凡人也。”出侍女，歌《游仙》词，命之酒。洞宾口占《望江南》词酬之曰：瑶池上，瑞雾蔼群仙。素练金童锵凤板，青衣玉女啸鸾笙，身在大罗天。沉醉处，缥缈玉京山。唱彻步虚清燕罢，不知今夕是何年，海水又桑田。侍女进蜀笺请书。洞宾自纸尾倒书，彻纸首字足，不遗空隙。娄大惊喜，方欲请问道号，洞宾曰：“吾已口口相传矣。”娄请益。复曰：“吾已口口相传矣。”俄登门外大柏树杪，不见。后数日。娄忽不快，吐膏液如银者数升而卒。口口相传之说，与夫石上两方窍，皆吕字之寓也。罗浮画山 洞宾游罗浮朱明观，至小庵中。值道士他出，独一小童在。童揖曰：“先生游此乎？”遂窃道士酒以献。洞宾清引，使小童尽其馀，童不屑。童素患有目内障，洞宾以所馀酒喂其目，忽然开明，若素无患者。乃取笔画一山于壁，山下作池三口，谓童曰：“汝饮吾酒，则得仙矣。不饮，命也，然亦当享高寿。”言讫，飞入石壁隐去。及道士归，见所画山彻壁内外，大惊曰：“山下三口，乃嵩字。非吕先生乎？”后童果百五岁而终。庐山淬剑 洞宾游江州庐山真寂观，临砌淬剑。道士侯用晦问之曰：“先生，剑何所用？”曰：“地上一切不平事，以此去之。”侯心异之，以酒果召饮，谓曰：“先生道貌清高，必非风尘中人。”洞宾曰：“且剧饮，无相穷诘。”既醉，以箸头书剑诗一首于壁曰：欲整锋芒敢惮劳，凌晨开匣玉龙号。手中气概冰三尺，石上精神蛇一条。奸血默随流水画，凶豪今逐渍痕消。削平浮世不平事，与尔相将上九霄。题毕，初见若无字，而墨迹灿然透出壁后。侯大惊，再拜。因问剑法。曰：“有道剑，有法剑。道剑则出入无形，法剑则以术治之者，此俗眼所共见，第

能除妖去祟耳。”侯曰：“今以道剑杀戮奸人于稠众中，得不骇俗乎？”曰：“人以神为母，气为子。神存则气聚，神去则气散。但戮其神，则去其气，而人将自没，或假于人，皆此类也。”侯叹曰：“此真仙之言也。愿闻姓氏？”曰：“吾吕嵒也。”言讫，因掷剑于空中，随之而去。

仙乐侑席 洛中陈执中，建甲第东都，亲朋合乐。俄有褴褛道士至，即洞宾也。陈公问曰：“子何技能？”曰：“我有仙乐一部。欲奏以侑华席。”腰间出一轴画，挂于柱上。绘仙女十二人，各执乐器。道士呼使下，如人累累列于前。两女执幢幡以导，馀女奏乐，皆玉肌花貌，丽态娇音，顶七宝冠，衣六铢衣，金珂玉佩，转动珊珊，鼻上各有一粒黄玉如黍尤，而体甚轻虚。终不类生人。乐音清彻烟霄，曲调特异。三闾竟，陈曰：“此何物女子？”道士曰：“此六甲六丁玉女。人学道成，则身中三魂七魄，五脏六腑诸神皆化而为此。公亦愿学否？”陈以为幻惑，颇不快。道士顾诸女曰：“可去矣。”遂皆复上画轴。道士取轴张口吞之，索纸笔大书曰：曾经天上三千劫，又在人间五百年。腰下剑锋横紫电，炉中丹焰起苍烟。才骑白鹿过沧海，复跨青牛入洞天。小技等闲聊戏尔，无人知我是真仙。末题曰：“谷客书。”即出门，俄不见。陈谓：“谷客乃洞宾也。”悔恨欲抉目，未几谢世。

管片泛波 涿江笔师翟某喜接力士，洞宾往谒之。翟馆于家，礼遇殊至，自是往来弥年。一日，挈翟游江之浒，撕笔管为二片，浮于波上。洞宾履其一，引笔师效之。翟师怖，不敢前。洞宾笑而济，及岸，俄不见。翟始知其异人也。旬浹复来。自挈饮食食翟，皆臭腐也。翟擤鼻谢，弗食。洞宾太息曰。“若不能恶食，吾以肉酱两瓿遗君。”遂去不复见。开视酱瓿，皆麸金也。两瓿者，非两大瓮之类乎？

鲙鱼再活 洞宾游庐山酒肆，见剖鱼作鲙，曰：“吾令此鱼再活。”鲙者不信。洞宾以药一粒纳鱼腹中，良久，跳踯如生。鲙者惊，试放于江，圉圉洋洋，悠然而逝。觅洞宾不见。

回处士 尚书郎贾师雄藏古铁镜，尝欲淬磨。洞宾称回处士谒焉，乞试其技。笥中取少许，置镜上，辞去，曰：“俟更取药来。”追之已不见。但见所寓太平寺，扉上题诗曰：手内青蛇凌白日，洞内仙果艳长春。须知物外烟霞客，不是尘中磨镜人。视镜上，药已飞去，

一点光明如玉。回道人 洞宾游长沙，诡为回道人，持小瓦罐乞钱。得钱无算，而罐常不满，人皆神之。一日，坐市道上言：“有能以钱满吾罐者。当授以道。”人争以钱投罐，竟不满。有僧驱一车钱，戏曰：“汝罐能容之否？”道人唯唯。及推车入罐，戛戛有声，俄不见。僧曰：“神仙耶？幻术耶？”道人口占诗曰：非神亦非仙，非术亦非幻。天地有终穷，桑田几迁变。身固非我有，则亦何足恋。曷不从吾游？骑鲸腾汗漫。僧益惊疑，欲执之。道人曰：“若惜此钱耶？吾今偿你。”取片纸投罐，祝曰：“速推车出。”良久，不出。曰：“非我自取不可。”因跳入罐，寂然。僧击罐碎，有片纸题一诗曰：寻真要识真，见真浑未悟。一笑再相逢，驱车东平路。僧怅然归，次东平。忽见道人曰：“吾俟君久矣。”以车还之，钱皆在。曰：“我吕公也。始谓汝可教。今惜钱之念如此，不可也。”僧方悔谢，不及矣。回心回心 安丰县娼曹二香染恶疾，为邸以舍往来客。洞宾诡为寒士，托宿。仆以其褴褛拒之。二香曰：“吾既立此门户，垢净何择焉？”遂延入，殊礼遇之。居无何，曹疾作，良苦。洞宾以箸针其股曰：“回心，回心。”时门外有一皂角树，久槁死。洞宾投以药，即别。翼日，树再生，枝叶甚茂。曹始悟其为神仙，而回心者，吕也。即毁冠服，去粉黛，弃家远游。人为建吕先生祠奉祀焉。绍兴末，曹忽还乡，颜状秀异，人无识者。乃自言本末，复去，不知所终。无心昌老 横浦大庾岭有富家子，慕道建庵，接云水土多年。一日，众建《骨筭》大斋方罢，忽有一褴褛道人至，求斋。众不知恤，或加。道人题一词曰：暂游大庾，白鹤飞来谁共语？岭畔人家，曾见寒梅几度花？春来春去，人在落花流水处，花满前溪，藏尽神仙人不知。末书云：“无心昌老来。”五字作三样笔势。题毕，竟入云台，良久不出，迹之，已不见。徐视其字，深透壁后矣。始知昌字无心。乃吕公也。众共叹惋。宾上人 青城山丈人观黄若谷，风骨清峻，戒行严洁。常以天心符水、三光正符治疾，而得人钱帛，即以散施贫乏。洞宾诡为宾法师上谒，留月馀。所作符篆往往吹起，皆为龙蛇云雾飞去。治鬼召将必现其形，通人言语。足踏成雷，目瞬成电，呵气成云，喷唾成雨。又善画，不用笔墨，但含墨水喷纸帛上，自然

成山川花木，宫室禽兽人物之状，略加拂拭而已。每画得钱，即市酒与若谷痛饮。若谷饮素无量，每为宾所困。一日，若谷问曰：“先生操行异常人，必自神仙中来，还可语吾道否？”曰：“子左足北斗七星缺一，奚能成道耶？更一生可也。”若谷惊曰：“宾公殆圣人矣。”盖其左足下有黑子作北斗七星状，而缺一，未尝为人所知故也。复问：“寿几何？”洞宾倒书九十四字于壁，作两圆相围之，即别去。始悟两圆相乃吕字，而宾姓其字也。后若谷四十九岁卒，果符倒书之讖。

黄袄翁 长沙钟将之仲山，嘉定己巳自金陵罢官，归舟次巴陵南津。晡时，俄见一舟过焉。舟中一黄袄翁，风貌奇丽，凝然佇立，熟视仲山良久。仲山窥其篷中无他物，惟船头有黑瓶罐十枚，篷前两青衣童参差立。仲山意其必经渡。既而仅行二丈许即回楫，而黄袄翁已复端坐篷后矣。再熟视仲山良久，俄失船所在。仲山始以为巨商，未与之语，至是恍然惊讶，知其为异人也。翌日，往吕仙庵拜礼真像，果俨然衣黄衣，亦有两青童侍侧，而其貌则皆与昨日所见者惟肖也。仲山自恨凡目不识真仙，感叹无已。周星作《水调歌头》词，有“更似南津港，再遇吕公船”之句。次年，下世。仲山之孙尝出其祖所绘黄袄翁真迹示予，诚为清峻绝俗云。

谒王岳州 太常博士壬纶守岳州，有回道人谒，貌揭不揜髡，语音清圆。纶问世系。回曰：“世系不足问。所请教者奕棋耳。”与奕。纶素号国手，至是连负。日云暮，乃酌以酒，问：“何方人？”回书诗曰：姓籍班班有姓名，蓬莱倦客吕先生。凡人肉眼知多少，不及城南老树精。纶惊讶间，已失之矣。庭中烟云滃然，移时不散。谒石舍人石舍人王休，因避暑，有褴褛樵夫持斧而前。眉目秀整，议论清快。石问乡里及世系。曰：“老夫生于河南，移居于终南山，吕渭之裔也。所学者庄子、老子，此外无所为。”石问：“终山有何？”曰：终南何所有？所有惟白云。只可自怡悦，不堪持赠君。石异之，款留二日，相谈超生离死之法。将别。曰：“吾将往岳阳。”以丹一粒遗石服之，年九十馀而如婴儿。

巴陵犯节 洞宾行巴陵市，太守出。犯节。前驱执之。太守置诸狱，令书凝日，迨晡无一辞。史趣之。洞宾曰：“须我酒醒。”吏曰：“汝不忧罪？尚以酒为解也？”言未竟，俄失之，但遗

一幅纸曰：暂别蓬莱海上游，偶逢太守问根由。身居北斗星杓下，剑挂南宫月角头。道我醉来真个醉，不知愁是怎生愁？相逢何事不相认，却驾白云归去休。太守惊曰：“此吕公也。”夙兴焚香谢过。一日，于水盆中见焉。亟召画史图之，与滕子京本绝类也。

游太平观 江州太平观道士有高志，洞宾访之，赠之诗。赠诗曰：落魄薛高士，年高无白髭。云中闲卧石，山里冷寻碑。夸我饮大酒，嫌人说小诗。不知甚么汉，一任辈流嗤。末小书云。“回道人同三客访薛炼师作。”始知洞宾并寓其字。

游天庆观 宿州符离县天庆观有宁道士，少年谈老庄有奇趣。一日晨兴，有卖药道人至，即洞宾也，仪状雄伟。往来弥月，因以老庄之要旨授道士曰：“吾观禅学皆出于老庄，纵千经万卷，反复议论，要自立个门庭，源流授受，其实皆本于老庄之旨也。”临别，题二绝句于扉上，作大篆，体势飞动。曰：秋景萧条叶乱飞，庭松影里坐移时。云迷鹤驾何方去？仙洞朝元失我期。二曰：时传仙篆千年术，口诵黄庭两卷经。鹤观古坛松影里，悄无人迹户长扃。既去，人争刮以治疾，良已。字入木寸馀，墨迹不灭。

游天庆观 洞宾游秦州天庆观，对道流悉赴都郡醮席，独一小童在。洞宾求笔欲书壁。童辞以“观堂新修，师戒毋污壁”。乃曰：但烦贮火殿炉，欲礼三清。”既往，见殿后池水清冽，以爪画壁。书曰：石池清水是吾心，刚被桃花影倒沉。一到邽山宫阙内，销闲澄虑七弦琴。末题云：“回后养书。”壁绝高，非手所能及。众叹异，始悟回为吕。“后养”者。先生反对。

山寺化妇 洞宾尝游山寺，以剑化作一艳妇入寺。僧行纵观，神驰志丧。过云堂前，有一僧另趺坐，独不顾，竟出门，似若不动心者。吾以为可教。既出门，则已候于无人之地，意欲要而挑之。女色艳人，孽根难灭。此第一章道因缘也。

游金鹅寺 洞宾抵四明金鹅寺，顾方丈萧然。顷有童子出，吕问：“此何寥寥？”曰：“莫道寥寥，虚空也。”遂佳其言，题诗于壁曰：方丈有门出不钥，见个山童露双脚。问伊方丈何寂寥？道是虚空也不着。闻此语，何欣欣，主翁岂是寻常人？我来谒见不得见，谒心耿耿生埃尘。归去也，渡浩渺，路入蓬莱山杳杳。想思一上石楼时，雪晴海阔千峰晓。

游庐山寺 庐山开元寺僧法珍，坐禅二十年

，颇有戒行。一日定坐，见一道人谒，问曰：“师谓道惟坐可乎？”珍曰：“然。”道人曰：“佛戒贪嗔淫杀为甚。方其坐时，自谓无此心矣，及其遇景遇物，不能自克，则此种心纷飞莫御，道岂专在坐乎？”因与珍至云堂，见一僧方酣睡，谓珍曰：“吾偕子少坐于此，试观此僧。”良久，见睡僧顶门出一小蛇，长三寸许，缘床足至地，遇涕唾食之，复循溺器饮而去，及出轩外，度小沟，绕花台，若驻玩状，复欲度一小沟，以水溢而返。道人当其来径，以小刃插地迎之。蛇见畏缩，寻侧径至床右足，循僧顶而入。睡僧遽惊觉，问讯道人及珍曰：“吾适一梦，与二子言之。初梦从左门出，逢斋供甚精，食之。又逢美酒，饮之。因褰裳渡门外小江，逢美女数十，恣欢之，复欲渡一小江，水骤涨，不能往，逢一贼欲见杀，走以捷径，至右门而入，遂觉。”道人与珍大笑而谓珍曰：“以床足为门，以涕唾为供，以溺为醞，以沟为江，以花木为美女，以刃为贼，人之梦寐幻妄如此！”珍曰：“为蛇者何？”道人曰：“此僧性毒多嗔，薰染变化，已成蛇相。他日瞑目，即受生于蛇中矣。可不慎哉？吾吕公也。见子精忱可以学道，故来教子。”珍遂随之而往，不知所终。

开元赠盒 袁州开元寺浴室有大井，泉水甘冽。洞宾爱之，留连旬日，因与寺僧款密。浴室僧待之尽敬，不知其为洞宾也。临行，以墨几笏赠。僧藏之亦不复省。一日李大临转漕江西至袁，寻僧问曰：“吕先生尝赠汝金乎？”僧恍然曰：“我不认吕先生。但前有道人到此，赠我墨耳，初无金也。”出墨示大临，则墨即金矣。大临摩挲骇异，欲以他金贸易之。僧弗受，但以一笏转赠之，且问：“转运使何自知此？”李昨过零陵，见何仙姑，问吕公动履，何曰：“近吕过此，自言：‘久客宜春，与开元浴室僧相善，喜其有仙风道骨，以金遗之。’吾闻此语。故来验焉。”旬日，洞宾复来，问僧：“墨何在？”僧具以告。洞宾笑曰：“此女饶舌。”遂与僧携手出门去，不知所之。

大云会食 洞宾诡为回处士，游大云寺，尝会食月许。谓寺僧曰：“僧饌甚精，但少面耳。”遂去。旬日，携少许面至，自炊设，数百僧皆饱足。僧请处士啜茗，举丁晋公诗曰：“花随僧箸破，云逐客瓯圆。”处士曰：“句虽佳，未尽茶之理。”乃书诗曰：二藻一枪称绝品，僧家造

法极功夫。兔毛鸥浅香云白，虾眼汤翎细浪俱。断送睡魂离几席，增添清气入肌肤。幽从自落溪岩外，不肯移根入上都。以丹一粒遗僧曰：

“服此可不死。”遂别去。后僧亦仙去。

邵城酒肆 邵州城外，有老媪开酒肆。一日，有吕道人来索饮。偶无酒，媪以所馀浊酒一升与之。道人问价，媪曰：“每升钱二十。”道人以指点酒书二十字于门外一紫石上面去。徐视则字迹下透石底，几无馀。自是观者如海，酒肆大售。后人因其居建集仙观。

永康酒接 永康军倪某新开酒楼，有一道人至，索饮，自旦及暮，饮佳酝已及石馀。众怪，相聚以观。倪需酒金。道人瞪目不语，颓然醉倒。倪坐守之。曙鼓动，道人忽起，援笔题诗于壁曰：鲸吸鳌吞数百杯，玉山谁起复谁颓？醒时两袂天风冷，一朵红云海上来。末书云：“三山道士阳纯作。”以土一块掷倪而走，出门仰望东北，一朵红云而来，抚掌大笑，俄不见。刮视其壁，墨彻鼓分，视土块乃良金也。自是酒楼大售，始知阳纯者为纯阳也。

汴京茶肆 后周末，汴京有石氏设茶肆。一女尚髻令，令行茶。洞宾诡为丐者，日往，据上坐求茶，衣服褴褛，血肉垢污，殆不可近。女殊无厌恶意，益取上茗待之。父母怒，笞女。女益待之，月馀无厌。洞宾谓女曰：“汝能啜我所饮茗之馀乎？”女以秽甚不可下咽，覆之地。忽闻异香，亟舐之，神气爽然。洞宾曰：“我吕先生，非丐者，惜尔不能尽食吾馀，然吾能从尔愿。欲富乎？贵乎？寿乎？”女曰：“我小家子，不识何为贵，得富且寿足矣。”洞宾去，不复来。后年亦贵显。年百三十五岁终。

兖州妓馆 兖州妓侯其姓者，为邸以舍客。洞宾诡服求授馆，蚤出暮归，归必大醉，逾月不偿一金。侯召啜茶。洞宾曰：“吾见钟离先生，谓汝可以语道。”侯不省，以酒饮之。洞宾索饮不已。侯滋不悦。洞宾伸臂示之，金钗隐然，解其一令市酒。侯利其金，曰：“饮罢寝此乎？”曰：“可也。”即登榻，鼻齁齁。至夜分，侯迫榻，洞宾以手拒之。侯亟去，迟明失洞宾所在。视其身，则手所拒处，吕字彻肌上。侯感悟曰：“此吕公也，得非宿世？一念之差，遂至于此。公其来度我乎？”即断发布裘寻洞宾，不知所终。

广陵妓馆 广陵妓黄莺，有姿色，豪客填门。一日，有吕秀才托宿。黄以其褴褛垢污拒之。秀才题二诗于屏。一曰：

嫖母西施共此身，可怜老少隔于春。他年鹤发鸡皮媪，今日玉颜花貌人。

二曰：花开花落两悲欢，花与人换事一般。开在枝间防客折，落于地下倩谁看？题毕，俄不见。

东都妓馆 有妓杨柳，东都绝色也。道人往来其家，屡输金帛，然终不与杨交接。杨一夕乘醉迫之。道人曰：“吾先天坎离配合身中，夫妇内交，圣胎已结，婴儿将生，岂复恋外色乎？内交之乐，过于外交之乐远矣。”杨疑讶其语。时宰相张天觉馆宾肃某与杨久狎，杨以告肃，而肃以告张，遽往叩之。道呼疾走，径趋栖云庵入堂不出。良久，排闥寻之，则已不见。惟壁上有诗曰：一吸鸾笙裂太清，绿衣童子步虚声。玉楼唤醒千年梦，碧桃枝上金鸡鸣。后庵遭火无少遗，而题诗之壁岿然独存，亦一异也。

青城鹤会 绍兴末，洞宾赴青城山鹤会，憩一卖饼果人家，人不知识也，颇异之。洞宾浓墨大书诗一章于门之大木上，曰：但患去针心，真铜水换金。鬓边无白发，駉马去难寻。盖寓“吕洞宾来”四字。笔势伟劲，光彩殊常，取刀削之，深透木背。洞宾已不复见。时土人关云祥者见之，即绘其像，乃一清癯道人也。是后饼果大售。

江州挂搭 江州瑞昌县潘安抚道场，尝有道人至，求挂搭。无包无伞。仅有一笠，褴褛村俗。值堂鄙之曰：“你无伞无包，奈何挂搭？”道人云：“既不许挂搭，觅一茶即去。”值堂入，令之坐。及出，则道人反坐主席。值堂怒曰：“不知宾主礼，做甚道人？”道人不揖而去。遗下一笠，值堂不能举。遂会众诵经谢罪，遂举其笠，地上有吕字。人病，取土煎汤，服之立愈，数年间遂成一井，水泡上结成吕字，划开复聚，至今尚存。

绛纱裹药 东京一岁，民大病虐。有老姥家鬻茶，子孙皆病。一日，有道人来。姥善待之，以子孙病为请。道人曰：“翌旦待我。”姥早起待之。道人以绛纱囊药，曰：“病发者使执之，自愈。一丸可愈百人。过百人即不验矣。”姥从之，子孙皆愈。遍疗，及百人满，果不验矣。姥拆囊，已不见药，但有书“吕洞宾”三字而已。方知遇吕先生也。

孝感救母 桐庐有通守，忘其姓名。以母病发背，百方不瘥，祈祷备至，感洞宾，夜梦之曰：“公至孝感天，命余救拔。若迟一日，不复可疗。”乃授以灵宝膏方：括萎五枚，取子，乳香五块，如枣大。二味各细研，以白沙蜜一斤同熬成

膏。每服三钱，温酒化下。通守市药，治服即愈。后以施人，立效。

赵州医跛 赵州贫民刘某病跛二十年，每夕炷香祷天。一日，有道人手携铁瓢，谓刘曰：“可随我行。”刘随之。行二里许，指地下曰：“此下深三尺馀，有五色石，试掘之。”果得一石，大如弹丸。五彩殊常。道人曰：“子可持归，暴露九日，研细末，以木瓜皮煎汤服。俟愈，可来城东驻云堂东廊第三间左壁上再相会。”刘疾脱然，即往寻之，但见壁上有洞宾相携瓢云。

江陵医眼 江陵傅道人，事洞宾像甚谨。乾道中正旦，有一客，方巾衣袍，入共语。良久，招之同饮。傅从之。自是旬日一来。时傅目昏多泪。客教服生熟地黄切焙，取川椒去枝目及闭口者微炒，三物等分，炼蜜丸，空心盐水饮下五十丸。傅服之久，能视物，追思客貌，宛类所事洞宾像云。

岳阳货药 洞宾游岳阳，诡名货药，一粒千金，三日不售。乃登岳阳楼，自饵其药，忽腾空而立。众方骇慕，欲买其药。洞宾笑曰：“道在目前，蓬莱跬步；抚机不发，当面蹉过。”乃吟诗曰：朝游北海暮苍梧，袖里青蛇胆气粗。三入岳阳人不识，朗吟飞过洞庭湖。

成都持丹 成都药市，日有道人，垢面鹑衣，手持丹一粒，大呼于市曰：“我吕洞宾也。有能再拜我者，以丹饵之。”众以为狂，相聚笑随之。道人往还数四，竟无拜之者。道人往坐五显庙前火池上，儿童争以瓦砾掷之。道人笑曰：“世人欲见吾甚切。既见吾又不识吾，亦命也。”吕乃自饵金丹，俄五色云周身，有顷不见，众共悔恨。

觉能得丹 黄觉能有诗名，一日送客东都门外旅次，见一羽士。携酒肴，呼羽士共享之毕，羽士举杯蘸水书“吕”字，且曰：“明年江南见君。”明年，果调官江南，复见洞宾，与以大钱七，其次十，又其次小钱三。曰：“数不可益也。吾以药数付遗子。岁旦，以酒磨服。可以岁无病。”觉如其言，至七十三岁，药亦垂竭，卒于东京。

德成得丹 李德成能医，盛寒时遇一贫窘道士，衣单衣无寒色。与客入酒肆，自据主席。李怪之。店者曰：“交钱取酒。”道士诣店中取三酒瓶，曰：“中各有一升酒钱。”店者视之果然，乃以三升酒与之。道士酌酒饮，李止取一瓶，二瓶自竭。与李曰：“此小木耳。吾吕洞宾也。”李惊喜，道士书一绝曰：九重天子寰中贵，五等诸侯门外尊。争如布衣狂醉客，不

教性命属乾坤。以药一粒遗李曰：“服此当享高寿。”即别去。李服药，发不白，齿不落，百七岁而卒。

金陵治痿 金陵万与石尝病痿疾，左半手足不能动，履者数载，百法治之不愈。偶出城南，有道人自普德山来，云：“尔何若此乎？”因以其疾告之。道人以手按其患处，忽觉痛酸，曰：“是岂得为偏相？行当自愈矣。”问其姓号，曰：“我乾姓，号系屯，寄寓于清源观。”遂与言乾坤屯蒙之旨，为天地君师之位，皆世人所经道。万归，其疾顿释，步履如初。乃以其事白诸友人，皆曰：“乾者阳也，系屯为纯。得非纯阳乎？”万因复出访之，竟不得其所在。惟纯阳之像居焉。


隆庆庚午年十一月事。

黄鹤楼诗 武昌守倅，一日对弈，有道人不通姓氏直前，曰：“吾国手也。”守试与弈，才下仅八子，即曰：“太守负矣。”守曰：“汝子未盈局，安知吾负？”道人曰：“吾子已分据要津矣，是以知之。”已而果然。如是数局，守皆负。俄拂袖去，不见。守令人遍城寻之，闻在郡治前吹笛。才至郡治前，则笛声东门。至东门，则闻在西门，至西门，则闻在南门。至南门，则闻在北门。至北门，则闻在黄鹤楼前，道人走往石照亭中不见，但见亭中有诗曰：黄鹤楼前吹笛时，白苹红蓼满江渚。衷情欲诉谁能会？惟有清风明月知。末书一“吕”字。

何仙遇道 何仙姑，灵陵市道女也。始，十三岁随女伴入山采茶，俄失伴，独行迷归路。见东峰下一人，修髯紺目，冠高冠，衣六铢衣，即洞宾也。仙姑始仆仆亟拜之。洞宾出一桃曰：“汝年幼必好果物，食此尽，他日当飞升，不然，止居地中也。”仙姑仅能食其半。髯者指以归路。仙姑归，自谓止一日，不知已逾月矣。自是不饥无漏，洞知人事休咎，后尸解去。洞宾尝谓仙姑曰：“吾尝游华阴市中卖药，以灵丹一粒，置他药万粒中。有求药者，于瓢中信手探取与之，观其缘分也。如是数日，他药万粒探取入手，而此丹入手即坠。”因叹世间仙骨难值如此。

道友讲经 陈澹然富而儒者也，惟慕道，延云水土多年，竟无所遇。洞宾诡为佣者，为治圃岁馀，所作工役，力过常人。陈爱之，然止以佣者待之而已。一日陈与一道友讲《阴符经》，至“天发杀机，天地反复”，未晓杀机之旨。洞宾从旁抗声曰：“生者不生，死者不死。已生而杀生，未死而学死，则长生矣。”

陈大惊曰：“汝非佣者耶？谁教汝为此语？”既而曰：“口口。”则复繆悠其辞，不可解。道友曰：“田野村夫口口何处窃得此语耳，非实通晓也。”居无何，忽辞去，曰：“吾将远行，明年五月五日午时复来也。”既去，寂然，后有乡人客于巴陵，遇之。曰：“为我寄语陈公，我吕洞宾也。始意公可授道，徐察之则不悟，吾不复来矣。”言讫，走入吕仙亭竹林中不见。明年端午日午时，陈暴卒。绍兴道会 会稽山绍兴癸丑道会，有道人携凉笠而至，会散乃挂笠于壁，无挂笠之物而不坠。题诗云：偶乘青帝出蓬莱，剑戟峥嵘遍九垓。我在目前人不识。为留一笠莫沉埋。 一毫之善，与人方便。 一毫之恶，劝君莫作。 衣食随缘，自然快乐。 算什么命？问什么卜？ 欺人是祸，饶人是福。 天眼昭昭，报应甚速。 谛听吾言，神钦鬼伏。



[下载本文pdf文件](/pdf/614-吕祖全传五.pdf)